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

八

宋朝文

木假山記

蘇老泉

首尾不過四百以下字而起伏開闔有無限曲折此老可謂妙於文字者矣其終蓋以三

峯比父子三人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髮鬣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

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

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

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此等轉折如}三峯亭每思之則疑

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

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傷而不為

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

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

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其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

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其服於中峯

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其雖其勢服於中峯

而岌然若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送石昌言北使引

蘇老泉

議諫好筆力頓挫而雄偉曲盡事物情狀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卒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季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二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言長安相与一作活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季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万里

外疆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語

意氣既然而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

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

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

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槊相摩

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

自禁九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

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

之甚也昔者秦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走以

有平城之投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

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名二子說

蘇老泉

字數不多宛轉折旋有無限意思此文字之妙也此老之所以逆料二子之終身不差毫厘可謂深知二子矣與木假山記相出入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馬雖然車什馬弊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明論

蘇老泉

此等意脉自戰國策來曲盡事情主意只是不測亦是一要字雖未免換教用術之說

然理亦如此兵法攻堅攻鉅亦然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智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內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

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
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
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
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毋乃
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
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
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
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
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
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莊王即位大亂三載威
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
賢者非獨一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
與左右言阿大夫而毀即墨者幾何人亦明矣一即墨
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言阿而毀即墨者
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
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率其一而人不知吾之
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而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率一
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上韓樞密書

老泉

議論精切筆勢縱橫開闔變化曲盡其妙
詞嚴氣勁筆端收斂頓挫十分回斡精神深
識天下之勢而議論頗從韓非孫武等書來

大尉執事洵著書無它長又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
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跡苟深曉其義
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來進未議大尉許諾謹
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
大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
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决之為
溝塍雍之為沼止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
為洪波潏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
夫兵者飛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
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
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
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
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大之事施之
於當殺又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
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
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
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螻蛄終日而不
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
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向祖
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
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

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詭孝文而修定是

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

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之

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天祖太宗躬擐甲冑

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

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

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

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

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

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

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

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杵声

未絕城輒頽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

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汗陌間其

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上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

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于兩河之壩

縣官日費千金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眴

眴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

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

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

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

求言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

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

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

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

出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

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

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

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

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

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之以法恐因以生亂

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

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

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

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

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

下不敢以怨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

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

天子不可以多殺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

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

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務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

卹三軍之多言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

振其墜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愛而不至於怨思太

之威武則畏而不於驕君臣之躰順而畏愛之道五

非大尉吾誰望耶

上富丞相書

蘇老泉

此篇須看抑揚開闔處秤停得斤兩好富公為相頗欲更張庶事群小人多不樂者故預為之憂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二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

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

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

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

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

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

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

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

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

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

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

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之

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化人而懼其

事不宣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戈兇
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
子之勲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
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人也召公猶未
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
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九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
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
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
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
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
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爲
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
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仕其
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
妨吾之大事也故蓋小容焉使無蕪芥於其間古之君
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
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
世故天下無事而不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
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
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
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大不
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爲

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
去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尺治天下事失於忌
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
毀其身伏惟閣下以不出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
之上此其深謀遠慮首尾及應必有所勦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
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見於堂上惟閣下深
思之毋忽

迂齋先生標註崇寧口文

卷之三十一

宋朝文

上宗皇帝書

蘇東坡

一篇之文幾萬餘言精采處都在閑語上有
要深思遠之意有柔行巽入之態當深切著
明則深切著明當委曲含蓄則委曲含蓄真
得告君之躰廷對當倣此躰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
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
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
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

六十三

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
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
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
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
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當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
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
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
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
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
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
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

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有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
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 陛下之
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
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
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
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
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
如魚之有水如農天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
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
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遁之災也
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喪志孰敢肆
其曾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昭伯石
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業成而孔子亦曰信而
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
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
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
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
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
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夫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
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久安
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不可爲危辱自古
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於今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今經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愛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而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我非漁

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譏慮而召
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下之所以劓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
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
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
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
君賢相去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
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
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
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
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
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
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閭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
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
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
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
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
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
多而從少則靜言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
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生
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責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諫也

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
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
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相帝遣八使
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
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
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
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
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
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裝寬
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
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
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
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
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
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
曾未數載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
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
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事少而負多則無以
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
然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
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自趣所在誰取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

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
種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
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
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
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
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盡略盡矣今欲鑿鑿訪
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譬畫利
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
沮並行黜降不以救原者材力不辨興修便諱舉集替
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
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罰浮浪姦
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
知其踈豈可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
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
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
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水業苟欲興復必
盡追收人心或搖其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
妄言其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
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
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
必用絲麻川之必用舟楫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

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
間數郡行此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
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
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
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跡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
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
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以危邦之陋風恐非太
平之盛觀 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
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一犯廂軍五犯大率處
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存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
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
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
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公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
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
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
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
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
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
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
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
役如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
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

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室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成不過三日三日之獲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禮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然無疑乃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占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者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 陛下能保之哉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未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監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

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
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
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
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
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亦為青苗家貸一
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
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
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
悔何逮臣切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
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
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
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
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亂
用為商賈事九使入動心。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
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費人彘羊之說買
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
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
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
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
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
已許之變易亦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
天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

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
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
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
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
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
征商之額所損必多公有人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
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
則指為勞績 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黷商
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
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
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違留歲月庶幾萬一

文十

十一

臣切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鄼生謀撓楚權欲
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
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
當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為
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
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 陛下堅執不顧期
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
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
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
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
之所以長短告 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

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疆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
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富
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
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
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
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疆也周公知其後必有哀弒之
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
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
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郢支朝呼韓功多於宣武矣
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疆於憲武
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
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 陛下富如
隋疆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
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
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虺靡而壽考亦有盛壯而
暴亡若元氣猶存則虺靡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
愈危是以善養生者謹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
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
無害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謹之功
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
已空僥倖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
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

聚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疪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

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
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
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
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
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常謂漢文不
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
下之奇才所言之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
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
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
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
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
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
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
之主絳灌豈救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出
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
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
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
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
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
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
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謂舉生妾心耻不若人何所
不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政京官常須十

年以上存吏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常至終身
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
使積勞以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
令負多關少又已患之不可復關多所以待巧進若巧
者侵奪已其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
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
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
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
官吏部又有二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甘愈難
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弊各
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
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
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
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
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
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
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
相賦稅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
惟 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
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
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

長風來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漁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猶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猶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繫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首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論物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余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憤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愚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

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
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
常有志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
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
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
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
相允齊公堅由兩下不日言善平之之善言曰言天且其
言善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
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
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
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
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式修備器
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
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
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
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
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
為桀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
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
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
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震之威積其狂愚豈可爰赦
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

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服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喪吐其說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

